

娘～同學欺負我！

作者：賴怡君 輔導老師

近日內，在報紙上看到幾則新聞，是知名綜藝節目主持人與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裡的成員所進行的筆戰，大致上的內容是爲了，說一個人「娘娘腔」到底是不是合適的形容詞，是中性的、無害的，或是充滿貶抑的、侮辱的，雙方各持看法，道理一篇篇，看起來也似乎都有這麼一點可說服人之處。然而，我所不明白的，這樣的爭論是否真的對教育產生了實質的意義，是不是可以稍稍有那麼一點點改變許多人的觀念。

語言當然具有力量，文字上的意義必須要放到整體文化脈絡上來解釋才有意義，就像古代的「騷人」，並無任何負面意思，反而指的是寫的一首好詩、好文的人文墨客，可是用到現今，當我們說一個人他很「騷」的時候，誰敢說不會引來一陣白眼或不悅。所以，我當然可以同意那位知名綜藝節目主持人所說的，只要我們敞開胸懷，接受「娘娘腔」並不是一個不好的字眼，大家開始大量使用這樣的字眼，久而久之，這樣的字眼就會變成無害的；我更可以同意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成員所說的，當我們未考慮整體社會脈絡時，就由電視節目去傳達說別人娘娘腔是無害的，只可能會讓一些對於性別意識似懂非懂的青少年，有了一個理直氣壯的藉口，「我說你娘娘腔是在讚美你，我又沒有罵你」。

這樣的論戰，讓我不禁想起葉永誌，那個一直活在「娘娘腔」陰影中的少年，最後甚至喪失了自己的生命：
中國時報相關報導：

「葉永誌住在高樹鄉的建興村，從小就有非常女性化的特質，烹調、女紅、打毛線、摺紙、掃地、洗衣或幫客人洗頭，……樣樣行，爸爸、媽媽很能接受這個事實，很疼愛他；村人們也稱他很賢慧，是個好孩子，一點都不排斥他。不過，葉永誌離開家庭，走出村子之後，一連串歧視和不平等遭遇隨即而來，連學校也保護不了他。

葉媽媽說，永誌從國中起就嚴重遭受同學歧視！男同學們笑他像女生，很噁心，有的人還會動手打他，甚至還會趁他上廁所的時候，大家聯合起來脫他的褲子，想看看他到底是男的還是女的，嚇得永誌不敢在正常下課時間上廁所，只能趁著上課時間獨自一個人再來。好幾次，葉永誌害怕被同學打，不敢上學，偷偷留字條向爸爸媽媽訴苦。葉媽媽曾向校方反應，但學校並沒有及時處理這個問題。

今年四月二十日上午，葉永誌利用第四堂課下課前五分鐘徵求老師同意後奔向廁所，但就此一去不回；下課後，才經同學發現他躺臥在血泊中，左後腦勺有明顯的撞傷……」（中時晚報，2000/6/1）

「娘娘腔」是不是罵人的話並不是重點，重點是我們的孩子們是不是學會了尊重他人、尊重多元，是不是瞭解到這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是不同的，欣賞每一個人獨特的地方。否則，當這個社會文化可以接受娘娘腔並不是罵人的話之後，誰敢保證不會有其他更惡毒的字眼出現，誰敢保證校園裡不會再出現下一個葉永誌，校園霸凌事件一直在發生，而且它還會繼續發生，如果這些欺負人的孩子只是這樣長大，並沒有學到對待別人正確的態度，那麼他有可能會在不知不覺中再把這樣的行爲教給他的下一代。

我們可以知道的是，越小的孩子看待世界的眼光，越是無私、越是公平，然而他們怎麼會在越長越大的時候，學會了歧視他人、欺負弱勢，也許我們的教育、媒體，真的要負好大的責任，也許大人沒有這樣說、這樣做，但是可能一個無意識的動作、眼神，或是一句戲謔的話語，都在告訴孩子們，這樣傷害別人是被允許的、是對的。

所以，老師想要告訴那些欺負人的同學們，請停止這樣做，欺負別人並不會顯得自己比較高人一等，而且，更可能在告訴別人，自己沒有自信、沒有能力，只能透過這樣的方式來證明自己，而且那些受欺負的同學並不怪，他只是與你我不同，但是，話又說回來，這世界上又有哪兩個人是完全相同的呢？也因為每一個人都不同，所以，這世界才會變得精彩又有趣，當你開始懂得欣賞每一個人的獨特性，你會開始發現，自己的視野變得開拓，你會發現一個十分不同世界。試問，如果這世界上，每一個女生都像林志玲、每一個男生都像金城武，這世界一定無聊極了吧！也因為每一個人都不同，每一個人都特別，所以才能不斷地交織出這個精彩可期的世界。

同學們，如果你正在被欺負，老師知道你很辛苦、你很無助，但是，請你不要覺得自己是怪胎、否定自己的特質，老師即使很努力的想要影響周遭的人，教育每一個孩子，但是很抱歉的，有時媒體、綜藝節目上一個戲謔的話，都可能會讓很多人許多年的努力在一瞬間變爲烏有，面對這樣的媒體社會、扭曲的價值觀，老師們的確常常感到無力與無助，但是，我們從來沒有放棄過，沒有放棄過去告訴每一個孩子、甚至大人，每一個人生在這個世界上都是獨一無二的，我們要懂得欣賞每一個人獨特的地方，老師們沒有放棄過，所以，也希望你不要放棄自己，當你感到無助時，也不妨到學生發展中心來，尋求支持、加油打氣的力量，也許我們可以給彼此一些力量勇敢前進，而且老師們更相信，當你能勇敢面對自己、接納自己，你的未來將會更加寬廣，同時對於弱勢者，能更加具有體貼與溫柔的心，期許你有個璀璨而美麗的未來。